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06期 马来西亚篇

组稿人:苏清强

一个不小心(外一首)

余绍忠

这辈子
不管碰到了谁
都是一种久别的重逢

会让你牵挂一辈子的人
并不多
它像一壘浓醇的酒
像一杯浓郁不加糖的咖啡
或是一盞氤氲的茶香

也许不常见面
也许只在鸿雁中往来
被珍惜的收藏
在心底
或是一张旧照片
不知藏在哪一本书集
一个不小心
被翻起漾漾不息
的涟漪

岁月

岁月是一弯
流淌的河
蜿蜒曲折
的穿过心灵的溪涧
潺潺的
一路奔流

奔赴林野
穿过田畴
它没有渡口
也没有堤岸

很多相遇
都是一道
萦迴在心里
抑或是
转瞬即逝的景色

很多熟稔的
会在时间
被风化
被侵蚀
斑驳
成了一段一段
的里程碑

碑上
没有年轮
却有岁月
斑驳
的痕迹

也许
有些人
有些事
只是依稀记起

而有些
仍盘踞在心头
根植在
心灵的沃土
不能相忘

微笑

佩莲

这个夏天无法回家,梦留下焦虑的表情,片片绿叶托起一滴眼泪,妈妈!那长满荆棘的海寻找您。

快乐随岁月烙在沙砾上,一粒种子期待萌芽,蓝天微微地笑了,妈妈!守护幸福的心请留下。

回去吧!童年。爱将孕育盛夏,璀璨日子里午夜的催眠曲,小精灵的声音击打灵魂,妈妈!

不要在幽暗世界里,即便只有一个夏天可以拥有。

诗二首

因原

辣椒谈恋爱

这枝头上有你作伴
我一点也不孤单
你羞涩的眼里
荡漾我青涩的微笑
我俩真诚地拥抱
不管未来
有没有甜蜜的收场

亲爱的
谢谢你为我付出情感
我一直在犹豫
趁着尚未步入婚姻殿堂
是否应该坦诚相告
我青翠动人的外表之下
泼辣的脾气

唉,做梦也没想到
婚姻并非传说中那么浪漫
当我俩携手进入厨房
点燃炉火,再加点油
在铲勺的煽动下
彻底暴露了
你我辛辣呛鼻的本性

牵牛花

不管路途险峻
他努力攀爬
为了向蓝天
吹奏一曲

唯有白云
好奇地驻足
聆听小小生命
对大自然的颂赞

即使知音难寻
小喇叭的激情
竟也坚持了
岁岁年年

足不出户

曾沛

美美在网上认识了一IT男名正男,她把他列为益友挚友,谁说网上没真诚?正男人脉广且人很靠谱,得知美美是保险招来员,他通过网络交情给美美介绍了很多宗保到餐厅,美美亲自走访欲买保险的,都顺利达成交易,真希望能请正男用餐当面言谢,他也说不必客气.....

正男从事网上贸易,没店面,只有一不向外开放的公寓式工作室,他俩网上结交两年余才正式约会,那天是正男的生日,说好在他工作室庆祝,约好美美亲自做了个蛋糕带过去凑热闹.....

到了正男家,客人还未到,美美细细打量,布置舒适、灯光柔和、摆设精致,正男推介说全都是掏宝网购的,她真服了他眼光!

更令美美受宠若惊的是今晚原来仅是他俩的生日派对,当正男拿出烛台和酒杯时,美美惊喜问:“你亲自下厨?”

“刚点的,还热!只一个电话,多美味的套餐就送上来了!”

于是他俩在没人打扰下,听着优美的音乐,享受二人的浪漫世界.....然后,他们依在沙发上在适度的空调下观赏影片.....

第一次的约会充满新

奇和激情,让美美回味无穷.....接着下来的日子,他俩约会的地点都没变动.....

美美多盼望能与正男把臂同游:购物、溜狗、或到海边吹吹风、或上影院到餐厅,可都被否决,他总选择待在家里过二人世界.....

他的网络贸易就在网络世界自由调度自由的销售交易,通过网络银行过账,完全可以足不出户!他确有找钱及生存能力,然却像蜗牛离不开他的壳般可以不见天日.....

美美病了,他给她快递药物,或请她上他家方便他照顾她,真不敢想象,她若一病不起,他也不会抱起她往医院直奔,他一定只会拨电话呼救护车!

美美开始由厌倦到反感到抗议到冷战,正男还是我行我素,足不出户!美美也清楚正男他不是个可以附托终身的人,如此下去,她担忧她以后生孩子一个人进医院、一个人独自陪孩子上学溜达、一个人买菜看医生,还要照顾家里的一个活宝!

什么女主外男主内,他在家里控制一切包括给她介绍生意,任由她单独在外面奔波.....

伴侣伴侣是这样的吗?她开始犹豫.....

先辈的年代

李忆著

棉兰不同于雅加达。雅加达的华人几乎全都是讲印尼话的,而棉兰不同。棉兰的华人讲华族方言,尤其是闽南话,简直就跟我们大马槟城的一模一样;腔调一样,用词一样,连神情也一样。

在绵兰期间,感觉好像回到了槟城,舒服得很.....棉兰有许多好吃的东西,这更像槟城——谁到了槟城不是记挂着去找吃的?现代人颇能领悟吃的艺术,认为吃并非填饱肚子,而是有其背景与情怀。当然,说是为了解饮食文化也可以。

棉兰的华人社会,是受过中华文化薰陶的域外繁殖。南洋风情是白兰花飘香,芒果树下乘凉;晚风吹过,岁月静好——华人多数是经商的,大富的办企业、开工厂,生意做到全国去。小康的则开店做买卖。大家不都是希望现世安稳,岁

月静好吗?

棉兰在地理上离槟城很近。除了同腔同调的闽南语,连华语也如出一辙。原来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家长送子女去槟城读书,一方面是学习华文,另一方面是为日后回国做好准备。例如棉兰文友林荣来,在钟灵中学高中毕业后,再到英国继续深造。他人长得胖胖的,豪爽、幽默、聪慧中透着赤诚。谈起槟城,什么地方东西好吃,有什么特色,他如数家珍。我们说槟榔律光大旁的红豆冰好吃,阿依淡巴杀的叻沙让人想起都流口水。他说带你们去吃我们这儿的红豆冰和叻沙吧,不会输给槟城的。想想,改口说:输也是输一点点啦。你们的毕竟是宗祖发源地。有人问他多久去一次槟城?他说有空就去。那里有很多同学、朋友。人一到就被接去

饭叙,同样的人、同样的菜、同样的啤酒,天南地北聊个通宵达旦,好不痛快。他说这叫旧日情怀,友情是不能弃旧迎新的。

说棉兰像槟城,我倒觉得槟城更像厦门和鼓浪屿。这感觉使我走向槟城的老街坊时总会想起郁达夫、徐悲鸿,甚至是孙中山这些人——不就是这些人把那个时代撑起来的吗。没有到过槟城的厦门和鼓浪屿人,一定不会相信遥远的南洋会有一个与他们如此相像的城市。其实这都是他们的先辈把家乡的建筑模式搬过番去悉心打造而成的,是所谓的文苑乡愁吧。郁达夫最能勾起南来文化界人士的记忆;徐悲鸿是宣扬中国现代艺术的精英。而孙中山,那就更早了,是百年以前的陈年旧事。在槟城仍以旧称“庇能”的时代,那是辛亥革命的重

要基地之一。赫赫有名的“黄花崗之役”,就是在庇能策划的。史称“庇能會議”。——那个时代虽然早已经过去了,但是“革命”一词却成了南洋历史情感所寄的一大主项。特别是在早期南来的华人心目中,这份情感自然值得纪念。况且,记忆是无穷多样化的,无需要怎样全面的叙述。

而我所怀念的是读史的心情——对于“明知是死而为”的烈士,抱持的是一分深深的敬重,同时也不免带点哀婉。

在印尼,从巴东、武吉丁宜、万隆、雅加达,到棉兰,我除了看到殖民时代的荷兰建筑,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的“古董”。像黄花梨、酸枝木的桌椅,精雕细刻的紫檀屏风,还有樟木箱子、红漆盒、瓷器等等。这样的南洋,想到的也不仅是郁达夫,那是个先烈的年代.....

摇篮

章钦

摇篮,以前住在乡间,每一户人家,在屋子里一定会吊着一个摇篮。摇篮都是藤织成,长约三尺,宽又两尺。

摇篮,是摇婴儿睡觉的。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睡摇篮长大。父亲把一根树干,绑架在屋顶上的横杆上,然后绑上一条粗麻绳,麻绳下端,上一条长约两尺长,粗三寸的弹簧,吊钩摇篮。把弟弟放在摇篮里,轻轻拉动摇篮,摇篮就会一起一落,轻轻在摇动。

当年住在亚答屋里,我排行第二,每天都要在摇篮边摇弟弟睡觉。有时候,不管摇多久,妹妹都不肯睡,摇得我手累眼瞌,慢慢睡着了。妈妈看见走过来,把我拉起来,责备

道:“叫你摇妹妹睡觉,你却自己睡觉。”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见妹妹的眼睛溜来转去,我心里在骂:“都是你,害我给妈妈骂。”

记得有一次,在弟弟睡觉,心急要去玩,可是弟弟就是不肯睡,我越要越生气,就举往他的屁股打一巴掌,也许是力大了,弟弟就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我就飞快跑去与邻居的朋友玩。

当我到了学校读书的年龄,父亲为我报名就读读江沙硝山侨民小学,那时我就不用每天要摇妹妹了,摇妹妹的

工作就交给大妹妹。我习惯了,放学回来就会到摇篮去看弟弟,看他润红的脸颊,睡着也会微笑,很是可爱。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踏进屋子,看见摇篮空荡荡,我一阵惊慌,跑去找爸爸,看见爸爸垂头坐在木凳上,我拉着爸爸的手:“弟弟去了那里?”

爸爸轻轻摸着我的头,沙哑的声音说:“我们的家实在太穷了,养不起他,送给一个同姓的有钱人家养,希望他的日子会过得更好,不要在我们家受苦。”爸爸说着眼泪已掉了下

来。这时,我看见妈妈坐门吞鼻,轻轻在哭泣,拿起一角抹眼泪。我看着空荡荡的摇篮,忍不住也掉下眼泪,弟弟从此就离开我们了。

日子不断的过去,摇篮就不再吊起来,爸爸把拆下来,挂在板壁上,我放学回来也不用帮忙摇弟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玩。不久后,爸爸说要搬家了,离开这块的菜园地,就这样,我只读了半年书,就离开了侨民小学。

每当我看见现在的孩子,睡在那么先进的摇篮,不用人自动会摇动,这就让我想起那些苦难岁月,难忘藤摇篮。

摇篮,摇篮,越摇越难;摇啊摇,难啊难,把我们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摇大了,也把爸爸妈妈摇到年老了。